武經總要

一六

竟成大功

將驕必敗

春秋時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畔楚（庸人楚屬國也）楚使廬戢黎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楊窻（窻戢黎官屬也）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也輕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圻孝祖進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具將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人共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而死

東魏大將高歡與西魏大將宇文泰戰邙山其時泰見歡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敵與歡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乘勝逐歡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

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道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餙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悦

均服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之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着破衣

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乃割衣裹瘡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

隱語 軍政急難不可使衆知因假物另隱語諭之

春秋時楚師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以卯呼之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麥麴鞠窮亦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欲為謬語 河魚服疾奈何 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疾也

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巫視虛廢井而求拯焉出溺為拯也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

明日蕭濆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吳申叔儀乞粮于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蕊服飾裕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者矣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罷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

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迭為前鋒還為後拒持軍嚴整

晉大將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彊盛玄多募勁勇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元忠等以驍猛應募領驍銳為前鋒百戰百勝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

隋大將楊素馭戎嚴整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者斬之又令三五百人復如前法將士恐慄有必死之心戰無不勝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録雖嚴忍士亦願從

梁韋叡為輔國將軍伐魏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去賊頗近懼為所躡叡遣輜重居前乘小輿後殿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周齊王憲從文帝與齊人相拒帝已去晉州留憲拒後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魏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言名位憲

乃曰我齊王也遍指陳王純以下並以告之暢鞭
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
府于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三人齊衆
乃退
祿山反詔關内節度使李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
掎角長安廣平王俶收長安陳於香積寺北澧水
之東嗣業以北庭軍為前鋒王思禮為後軍戈鋋
鼓鞞震曜山野列長陣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鋭

師數來挑戰因攢矢逐之賊軍大至我師囂亂嗣
業曰今若不以身啖寇決戰于陣萬死兾一生我
軍無孑遺矣乃脫衣執長刀立陣前大呼當者人
馬死碎陣復整嗣業師前軍各執長刀而進所向
摧靡

蘇定方貞觀初為通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
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
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

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後殿軍故不甚衂瑾亦不敢北渡擊其後

春秋時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畧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隨楚之後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西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也王及圉陽還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後漢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漢野王縣有射犬衆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軍營中士多傷純勒部曲堅立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强弩使銜枚間行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

宋柳元景為隋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虛糧兵又乏之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

人乇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鋒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鄭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南齊末蕭衍舉兵伐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已次江寧衍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騎先登移頓於越城僧珍守白板齊東昏侯將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率銳

遂整士馬掩其後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
燒草悉諸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收馬野草被燒
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氷合
君㚟率將士乘氷而渡悉諸邏輜重及疲兵尚在
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獲之及羊馬萬計
梁師都作亂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討之師都與突
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
寡不敵按甲閉壘伺師郁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

徐河彥進率師出墨壘蘆堤北緣長城西行南下長城銜枚躡敵後崔翰李漢瓊兵亦至合擊之大敗敵衆於蒲城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敵欲窺取之上遣大將李繼隆發真定屯兵萬人護送輜重數十乘敵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鋭數萬騎將邀王師邊將尹繼倫領步騎千餘巡塞上正當敵所入道敵不擊而過往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敵視我猶魚肉若捷回日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洩怒於

五代黄文靖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晉軍十餘萬

屯外垣砦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闔出

師文靖為殿後命矢𠬛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

敢逼

之故士樂為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以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姓名於上以記之軍罷而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

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謁之漢祖壯其材會北敵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敵遁去授方州刺史敵主道襲高祖出兵井陘進以奇兵間道先入洺州因定河北

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
子為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
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
人於殽澠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
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
擊鐘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如其

遲菩薩果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隔水交言兵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覆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見岳走乃棄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待之

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追之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劉演于景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回擊敗之遂

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偽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儀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陣追之賊衆大敗

郭子儀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僕固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

之賊半渡伏發合擊敗之時回紇兵至軍益振瑒卷甲馳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摧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走莫州

唐哥舒翰充隴右節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刈取人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獲略盡餘散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大敗俘斬二萬計

本朝雍熙中王師北征以田重進為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督署兵至飛狐城下敵遣其將大鵬翼等來援監軍袁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重進率兵伏飛狐南口敵兵方出乃麾擊之遂擒鵬翼

至道中以李繼隆護送芻粟入威敵軍敵將子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李繼隆所領步騎纔一萬先命千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後漢末曹操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及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任子操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操何言遂曰無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

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
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給大豆人三
升欽聞之果喜文王愈以弱示之多縱反間揚言
吳救方至誕等益寛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
請攻之文王曰誕聚糧固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
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諸軍之力外寇卒
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
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

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
之落其計矣不若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
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
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阻惑然後取之於是
三國攻廆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
言於衆曰崔毖詐有使至於是三國果疑宇文同
于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
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精鋭士命

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遂滅陳

聲言欲退誘敵破之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時劉裕拒之築城于海鹽故海賊日來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乃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早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兵衆入城裕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梁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大敗之乞伏乾歸泣曰死

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城紀吕延信之引師輕進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衆爾小國不可輕也困獸猶鬬况乾歸乎今宜布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候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而戰敗

北涼主沮渠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攻浩亹音閤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

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元拒之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元於是大敗

甘言怠敵以擊之

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遂率輕騎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左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

拒雋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其西南賊率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尅之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耿弇攻張步於劇步遣弟藍屯西安分諸將守臨

矣遂攻臨淄半日而拔藍棄西安而遁
岑彭將軍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鄀豐與其大將
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
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亡歸
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
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山谷間伐木開道
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
東山為營豐與蔡宏相依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

里宣王令其軍穿圍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
赴之乃泛舟潛濟急赴東北斜趨襄平行等恐襄
平無備夜遁走
郭淮討叛羌羌遮莫等屯肯闕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
淮見兵上流密於下渡據白土城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兵出斜谷魏將司馬懿屯北源後數日亮
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此見
形於西欲使官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